

#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

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閩秀作家的轉型現象

明清文學研究叢刊 3

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

胡曉真 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10年9月



# 目次

## 序言

5

## 第一章

### 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

——由彈詞小說《四雲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13

## 第二章

### 閨情、革命與市場

——一個閨秀作家切入民初文壇的例子

65

## 第三章

###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

——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彈詞創作

117

第四章

文苑、多羅與華鬢

——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

《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

171

第五章

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

——《小說月報》與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

203

第六章

杏壇與文壇

——清末民初女性的教育與文學志業

245

徵引書目

295

# 序言

這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傳統「才女」與文人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學轉型時期的生命選擇，以及他們在當時文壇——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文藝圈——留下的文學影蹤。

雖然本書所觸及的作者與作品都是晚清以降的現象，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由探索古典文學而延伸出來的研究領域。我於二〇〇三年出版《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一書，至此，在清代女性彈詞小說方面的研究雖然並未終結，畢竟告一段落。在這一研究計畫進行的後半期，我所處理的彈詞小說文本由乾隆時期陳端生的《再生緣》，擴及其周邊的作品，一路延伸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乃至太平天國戰事之後產生的作品《金魚緣》、《精忠傳》等，最後止於光緒年間透過新興媒體出版的《鳳雙飛》。在此一耙梳的過程中，我得以追溯彈詞小說這個體裁在女作家手中的變化與發展，也感受到時代變遷對女性作品的主題、風格與精神有深刻的影響。我在該書的第六章「晚清前期的女性彈詞小說」中，便試圖剖析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社會文化，與女性彈詞小說的質變有何關連。在這一階段，我關懷的層面主要在當時的女作者如何同時背負傳統，並面對未知的未來。此後，隨著資料蒐集工作逐步進入清末民初時期，我更加發現社會與文化的劇烈變化，對作家生命與作品特質產生重大作用。當女作家不再深處閨中，而開始積極參與文壇活動，那麼這種作用就越發形諸於外，使得她們的作品在形式、內容與流傳方式各方面都發生深刻的轉變。例如，由光

緒二十五年出版的作品《四雲亭》，便可清楚意識到彈詞小說在晚清上海發生變化，有了新的關懷方向與表現方式，而婦女更在此時藉由彈詞的形式，表達了異於以往的觀念與情致。在這部晚清作品中，變局與繁榮、戰爭與金錢，彼此交織，小說更對政府無能、官員貪劣提出指控，對民怨、民亂飽富同情又極度恐懼，在在指向作者本人的商業背景，以及其歷史認知、現實經歷和政治態度。本書的第一章〈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由彈詞小說《四雲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便於此拉開序幕。

隨著《四雲亭》這部彈詞小說的引領，本書的討論也正式跨入所謂傳統才女在晚清以降上海文壇的文藝活動，並擴及傳統男性文人的文學事業。我的主要關懷是，被後來的文學史視為傳統文化殘餘物的舊派文體與文人（包括閨秀作家），如何對應上海文壇新興的出版文化，如何重新塑造美感價值，又如何表現現代城市生活的經驗。我討論的個案，包括最後一代醉心於彈詞韻文創作的女作家，利用彈詞形式的男性傳統派文人，發現現代雜誌媒體魅力的女性，以及在轉型期左支右絀的傳統派雜誌編輯。他們生活的場域都是民初上海，文藝工作都以傳統派報刊雜誌為基地，因此對他們的討論是彼此交織，互為參照的。最後，在本書結束以前，我刻意轉移眼光，觀看另一批受過傳統文藝訓練的閨秀，如何自覺的選擇遠離新興都市文化，投身邊地的開發事業，但又同時介入遠在上海的雜誌活動，從而展開另一種形式的教育與文藝生涯。本書一系列研究的另一項共通特點是利用清末民初時期的報刊與雜誌材料，這當然是根源於當時的歷史情境，使得報刊雜誌成爲今日吾人探索二十世紀初期文學現象的最佳管道。

在細讀晚清彭靚娟的《四雲亭》以後，我在第二章處理了另一位活躍於清末民初上海地區的女彈詞小說家姜映清。我以號稱「女性彈詞小說殿軍」的姜映清為例，討論民初女作家作品的生產與傳播方式、作品的風格與內容，乃至與同時期上海男性職業作家的關係，說明民初女性創作通俗小說的環境與心態。這一章以「閨情、革命與市場」為標題，便是希望以三個關鍵詞，扼要的概括姜映清文學生命中承續閨秀才女傳統、接觸啓蒙論述，乃至涉入商業出版市場的三種面向。

第三章的標題〈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也正是本書書名的靈感來源。由姜映清的例子可知，民初女作家與文壇的男性文人有密切的文藝交流，往往受到男性報刊雜誌編輯的提攜，因此，我在第三章便將眼光轉向同時期的男性彈詞作品。我將民初的彈詞小說與當時上海的所謂「舊派文學」（或稱鴛鴦蝴蝶派）一同討論，試圖觀察民初上海文人的養成背景、都市經驗、文人心態，及其作品中所表現的重要社會與文化關懷。我發現，對上海舊派作家而言，彈詞小說不但承繼傳統小說的餘緒，也承繼民間曲藝與口頭文學的傳統。某些文人寫小說之餘，刻意寫幾部彈詞，是出於深刻的文化背景與個人心理需求；也有的作家寄託理想，利用彈詞語言的力量來進行改造社會、創建新國家與新國民的工作；還有的作家在彈詞小說中恣縱的誇張描寫新社會的種種新奇、混亂與不可預測的現象。這些互相差異但又彼此重疊的取向，共同刻畫了民初時期彈詞文學在文壇的面貌。

本書的前三章都是以彈詞小說這個特定文體為中心，展開觀察與分析，第四章以後，討論仍圍繞著傳統才女與文人，但在作品類型上則向外擴伸，不以彈詞為限。第四章〈文苑、



多羅與華鬢》處理的是女性文學質變的問題，運用的材料是民初時期甚具代表性的綜合性刊物《婦女雜誌》。五四以前，這份雜誌的編務雖由傳統派文人（主要是王蘊章）主導，但其中呈現的婦女觀與文學觀，其實都堪稱多音並陳的景觀。我以主編在雜誌創刊時以理所當然的傳統文人心理所預設的女性文學視野開始，追蹤此一以傳統詩詞歌賦為主的文學觀念，如何在極短期內遭到衰敗的命運，而女性作者又如何開始實驗論說、小說等形式。與此同時，我也利用雜誌中諸多圍繞著女性／藝文／物品乃至於「豔事」概念而衍生的專欄，體察傳統文人對女性文學抱持著一面懷舊、一面寄託自身飄零身世的態度；作為對照的，則是準備迎向新時代的傳統才女，如何藉著回顧古典女性文學，而企圖達到生命的超越。

第四章既已利用傳統文人王蘊章所編輯的刊物為研究材料，第五章〈知識消費、教化娛樂與微物崇拜〉便由此擴延，繼續追蹤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討論他在《小說月報》中呈現的文藝觀與教育觀，以及傳統派文人普遍存在的對文化「微物」的堅持。我認為，傳統文人繼承了明清中下層知識份子對鄉里與通俗教育的熱誠，積極介入教化事業，故此他們的創作與編輯等工作，並不能完全以「市民娛樂」模式來解釋，而必須將文藝啓蒙的因素納入考慮。同時，此時的刊物編輯還必須處理新舊文學勢力的壓力，面對過渡時期「舊派」逐漸式微的現實。總結來說，我主張王蘊章所編的雜誌一方面呈現現代的「知識與資訊的消費化」與傳統的「道德與教化的娛樂化」兩種特質交錯的畫面，另一方面，則透露了編者個人懷舊品味的、以微物為中心的「微觀式世界文本化」的傾向。

本書的前五章所探討的人物，多半是生活於上海地區的文人才女，他們與上海文壇的接

觸是直接的，他們的生命形態也與上海的城市特質不可分割。在最後一章〈杏壇與文壇〉中，我則希望呈現與此異而不悖、似而不同的另一種生命選擇。二十世紀初期，有一些女性不但走出閨閣，甚至主動投入偏遠地區的婦女教育事業，她們一方面堅持其開發志業，一方面又熱切與上海文壇互動，自成一種形象，而她們的生命軌跡也因此可藉由民初的雜誌材料勾勒出來。這一章的目的便是通過報刊雜誌資料，探索二十世紀初期，受過傳統教育的女性如何站在教育者的崗位，嘗試結合婦女教育與新的文藝創作及發表模式。我主要處理了三個個案，分別是黑龍江的劉璠、祝宗梁與崇明島的施淑儀。這三位女性都活躍於一九一〇年代，也都身兼女教育家與女作家的身份，而她們又代表了兩種典範，一是母教楷模與女子教育前驅者的形象，一是棄絕傳統、邁向未來的覺悟者形象。我希望這個探討有助我們觀察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女性如何塑造新時代中自我的身影，而書寫活動又如何佔有一席之地。

我以《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為書題，有其因緣。「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這句話，出自民初作家陳蝶仙（天虛我生，1879-1940）。一般將陳蝶仙歸類為所謂鴛蝴派作家，他曾編輯多種雜誌，創作各種舊體文學，抗日期間且是一名成功的本土實業家。陳蝶仙是一位標準的轉折期人物，他是杭州出身的貢生，浸淫於江南文化，擅長傳統文藝，而又深體時代變遷的腳步，終得以在其中覓得積極的角色。正因如此，他用以形容自己作品的「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一語，在筆者看來，可謂由「內部觀點」出發，恰到好處地點撥出二十世紀初期傳統派文人在文壇轉側的身影，以及他們所對應的各種新興社會現象。傳統才女出身的女作家在此一時期文壇也有類似的體驗。這些女作家並沒

有晚清英雄女傑的生命經驗，也來不及當上新女性，但是她們在第一批現代文學女作家出現之前便已現身文壇，雖然仍然具有「閨秀」身段，但是她們對文藝創作的觀念已大不同前輩的閨秀才女，而且深知如何運用報刊管道的力量。當然，掌握出版業的男性編輯對女作家的文學工作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也是本書一再出現的主題，這與明清以來男性文人對才女的扶持，畢竟脫不了關係。同時，本書以晚清置身洋場富貴的彈詞女作家始，而以民初發憤遠赴北地開創事業的女教育家終，也可以算是我對長期以來關懷的女作家與女性文學略盡微忱。

我的研究「本業」其實是明清文學，但是自從編輯《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〇〇一年），便開始留意晚明與晚清這兩個時代之間微妙的折照關係，其後在閱讀清代文史材料與相關研究時，更一再認知十九世紀後期以降文學與文化的多種層次，因此，我深信應該重建現代與所謂傳統時期之間的脈絡。於是，我便因緣際會的把一隻腳踏入了近現代文學的領域。這本《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便是在這一領域中的工作成果。如果要我自己指出本書特色的話，我會說，這是近現代文學的研究，但是處處點染著我對明清古典文學之探索的印記。

這一路走來，實在要感謝許多近現代文學領域的前輩先進，不斷給我無私的指點與引導，各單篇論文的匿名審查人尤其是我感念的對象。我的研究工作長期以來受益於中研院這個美好的工作環境。中國文哲研究所的同仁是談文論學最好的對象，凡遇到找不到的資料，想不通的問題，跟同事們聊聊往往就能豁然開朗。史語所、近史所甚至民族所的同仁，也在

不同的階段與議題上，給我許多幫助。尤其必須指出，本書所收的所有篇章，都是中研院院內主題研究計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的成果\*，我也希望藉此機會一併致謝。同時感謝本院主題計畫的總主持人李孝悌教授與國科會集體計畫的總主持人梅家玲教授，因為他們的督促，我才能與許多優秀的學界同仁共同工作，而且如期交出成果。臺灣的學術社群非常活躍，與國際學界交流也很密切，我於此受益很大。我還要特別感謝這幾年幫助我的幾位研究助理，尤其是鄭誼慧小姐，藉她的文獻學訓練，在報刊資料的蒐集方面給我許多積極的協助。可愛的家人最後提到，只因為他們的份量最重。龔書章先生暢談建築概念的時候，我不只一次偷偷記下供我發展思路的靈感。還記得龔越小姐到文哲所「見習」一天以後，恍然大悟的說：「哦，你的工作就是關在一個房間裡，都不出去，也不跟人在一起。」當時我為之語塞，滿腹委屈又情急之下，竟然回答：「可是……，我是自願的！」整理思緒後，如今我要對龔越小姐說，學術工作並非牢籠，因為從這小小一方研究室，自有一扇窗，一道門，一條甬道，通往數不盡的時空世界。是為記。

\*包括本院的「明清的社會與生活」主題研究計畫（2001～2003），以及國科會的五個研究計畫，計畫編號分別是 91-2411-H-001-020，92-2411-H-001-085，93-2411-H-001-084-AF，94-2411-H-001-022，以及 95-2411-H-001-007。



第一章

---

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

由彈詞小說《四雲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第一章

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

由彈詞小說《四雲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十里羌笳退賊師，危郊換作樂郊時。

珠樓鶯燕歡聲聚，鶴警鴻嗷總不知。

（注）髮賊畏西兵，不敢逼滬。四方之避兵者雲集，一時彞場聲妓之盛，過於承平日也。

沈慧孫：《海市雜詩》<sub>1</sub>

惟是申江水艷，歇浦塵飛；笙歌沸天，車馬成隊。熱刺刺釵飛釧動，光陰都從忙裡過；冷清清繡佛添香，閒散獨得靜中趣。

彭靚娟：《四雲亭·序》



## 彈詞與晚清上海

上海在晚清開埠以後，很快成爲中國最繁榮昌盛的城市。在商業與西洋文化刺激之下，新的事物固然蜂擁而至，而某些原本屬於舊社會的成份，竟也在歷史的風雲際會中，驟然開始散發特異的光芒。彈詞這種流行已久的曲藝，便於此時在上海得到新生命；而相關的文學創作形式如彈詞小說，也同時發生連動，有了新的關懷方向與表現方式。與彈詞文化關係深遠的婦女，更在此時藉由彈詞的形式，表達了異於以往的觀念與情致。可以說，在晚清時期的上海，無論是作爲彈詞曲藝的演出者與消費者，或彈詞小說的創作者與閱讀者，女性都展現了不同的風姿，也成爲晚清的時代表徵之一。我將以上海興起與彈詞文化的關係出發，探查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並以女性創作的彈詞小說文本爲分析重心，最後歸結於晚清時期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作爲說唱演出的彈詞，流行於明清時代的江南，或者由男性職業藝人在「書場」作公開商業演出，或者由稱爲「女先兒」的女性到家內作私人演出，娛樂內眷。從流傳至今的各種記錄看來，兩者都很受歡迎。因爲演出的內容動人，形式又富有彈性，故彈詞聽眾層面甚廣，既可進入中上階級的文人及富裕家庭，亦可感動市井婦孺，從而成爲明清時期極重要的大眾文化活動。同時，由於彈詞經常在婦女中間彈唱，養成了許多婦女對彈詞的嗜好，因此彈詞對婦女的影響力也很大。聲音及音樂深入人心的力量甚鉅，使得清代文人在觀察文化現象時，也認爲作爲曲藝的彈詞無論就大眾美學的發展，或意識型態的傳播而言，都佔有舉足